

吴士余 ● 主编

〔美〕

威廉·斯泰伦著

未人、寇天斯译

燕 路校



苏菲的选择

小说同名电影获
1982 年度奥斯卡最佳
女主角奖

● 北岳文艺出版社

金像奖小说丛书



● 奥斯卡金像奖小说丛书

AOSIKA

苏菲的选择

吴士余 ● 主编

〔美〕

威廉·斯泰伦著

未人、寇天斯译

燕 路校

小说同名电影获

1982 年度奥斯卡

女主角奖

● 北岳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韩铁马

苏菲的选择

〔美〕威廉·斯泰伦 著

宋人 寇天斯 译

燕 路 校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）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960 1/32 印张：7.25 字数：100千字

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700册

*

ISBN 7-5378-0210-6

I·207 定价：2.50元

《奥斯卡金像奖小说丛书》序

吴士余

奥斯卡金像是悬挂在电影艺术宫殿上的一尊皇冠。它的金辉引来了影星的无情角逐，影迷的狂热不已，评家的不休争执。在理性与情感的眩惑和冲突中，奥斯卡金像赢得了与诺贝尔文学奖同等的声誉和权威。

自然，奥斯卡金像的真正价值，不是它镀金层的纯度，而是对特定历史、时代文化与人类意识的追踪、探测和揭示。自1927年，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建立奥斯卡金像奖以来，有识之士始终倡导着严肃的社会主题，不以色情、颓废、庸俗、猎奇为招徕之术，力求从各个文化层面、各个角度去探索社会与人生的底蕴和奥秘。爱情、家庭、战争；人性、人道主义、伦理道德；这些熟视的题材却记录了历史的足迹与时代的进步，为人类留下了意蕴丰厚而又富含魅力的文化遗产。

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，中国的青年读者未能有悦目观赏的机会，我们只得借助小说原著这个媒介，以遂大众欣赏之愿。于是，《奥斯卡金像奖小说丛书》也就应运而生了。

丛书祈望通过小说原著的翻译介绍，为中国读者打开了解奥斯卡金像奖作品的窗口。所不同的，只是文学语言取代了银幕视象。虽说，电影编者已作了新的创造，但它的主题和社会价值基本上是趋同一致的。读者借助小说原著的阅读和理解，不仅可加深对奥斯卡金像奖艺术宗旨的认识，还可取得银幕视象不可替代的鉴赏和愉悦感。

作为一种普及文化，丛书将面向社会、面向青年。因此，它自然也要标榜“大众化”了。青年朋友常常希望在文学艺术世界的神游中开拓视野，了解当代世界和人生，这无疑是一种应顺潮流的现代意识。丛书编辑构想的着落点也是如此。编者尽量选择近几年的新作，给读者一种贴近时代和现实的新鲜感，及时领略当代世界的现状，不同民族的人生命运，社会心理的演变，以及文化思潮的趋势。但要声明一点，虽然是从

书，却要受青年读者的鉴赏要求与出版现有条件的限制，难以概全、求系统。我们的初衷只是让读者通过丛书来了解当代世界的社会一角、人生一隅，从中领悟一些生活的哲理，拓深些文化意识的认识，启迪对人类未来的思考。

当然，思考需要有自己的立足点和思想落点。东西文化有沟通的必要，但也不能抹杀其社会与民族的差异。收入丛书的作品，对社会、人生、婚姻、战争的思考，常常基于超阶级的人性与人道主义，或是存在主义的哲学意识，由此，表现了一种对人生危机、社会异化的困惑，找不到出路，或者沉溺于厌世、宿命的悲叹，或者陷入不可知的神秘中。对这些消极的人生意识，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，切莫盲目引进，奉若神明。

如今是信息时代，时间是最可宝贵的。小说原著大都是洋洋三、四十万言的巨著，青年朋友难免要望书兴叹。为此，丛书在保留原著风格和情节完整的前提下，去蔓除枝，撷取原著之精萃，编成八至十万言一册的精华本，以最经济的时间支出换取最大的信息量和美感享受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也算是形式上的大众化了。

缩译奥斯卡金像奖小说原著，可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，其社会效果还有待读者的批评和鉴定。不过，编者很有信心，这套丛书一定会走进青年朋友的书架，成为您们的知友。

那是1947年。在曼哈顿很难找到便宜的公寓，我不得不搬到布鲁克林去住。我，还只21岁，竭力想当一名作家。但是，刚开始写了几段，就再也写不下去了。更糟的是我失去了工作，身上只剩下寥寥几文钱，付不起曼哈顿区的房租。所以我必须在分类广告上寻找布鲁克林区的便宜公寓。

六月的一个晴天，我在教堂街车站下了车，提着旅行箱，深深地吸了几口富莱布茨街那种蔬菜味的空气，走过一排无花果树，来到出租房子的耶塔太太家。

这是一幢单色的房舍，由木头和灰泥筑成的。从二楼的圆屋顶、窗槛、到地下室，全是粉红色的。地板、墙壁、天花板，甚至客厅里的家具，也是一片粉红色。我觉得非常有趣，就好象置身在糖果店里，或者在百货商店的婴儿室里一

样。

耶塔太太说：“我知道你对粉红色感到好奇，每个房客都是如此。不过，它会迷住你的，你也会习惯的。许多客人很快就不想换别的颜色了，你也会的。”耶塔太太身材矮胖，看上去约莫六十开外了。

我立刻被她说服了。一是房租便宜，二是她给我看的底楼房间很宽敞，而且通风，光线也充足，还有干净的阳台、厨房和小浴室。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。

耶塔太太在介绍房间时，她用手肘推推我说，“我的房客都是年轻人，我喜欢看到他们自由地享受生活，不过，我还是有一些规矩的。”她举起胖乎乎的手指数着，“第一，晚上十一点后不准开收音机。第二，离开房间不要忘了关灯，我不愿付多余的电费。第三，床上不许抽烟，被我抓住，就得搬出去。第四，每周五缴房租。没有了！其他的都行，这儿是成年人的住处。不过，你得明白，我不是开妓院的。偶尔找个女孩子来玩玩，只要不打扰别人，适时离开，我决不会干涉的。女士们也一样。雄的、雌的，

我一视同仁。如果说我痛恨什么，那就是虚伪。”

这种不寻常的宽容，使我立刻决定了搬进耶塔太太的公寓。不过，我去哪里找女孩子呢？粉红色的墙壁，仿佛有种多情的色彩，这使我内心激荡着喜悦。几天后，我就在那里住了下来，热切盼望着有个充实的夏天，好让我进行小说创作。

第一个早晨是星期六。我上富莱布茨街，在一家文具店买了两打铅笔，十本黄色划线稿纸，还有个波士顿牌削铅笔机。然后，我在粉红色的写字台后面的一张直背椅上坐下，拇指和食指间夹着枝铅笔，开始向第一张稿纸进攻了。可是，我毫无灵感，坐了半个钟点，还未理出个头绪来。我觉得有些不安，站起身在房间里踱着，整个房间都浸沉在夏天那艳红的阳光里。

我听到楼上房间的说话声，脚步声。我马上意识到，这儿的墙壁太薄了。我抬起头，瞪着粉红色的天花板。这些无所不在的红色令我感到厌烦了，我怀疑自己是否会被它“迷住”。为了召唤我那飘忽的灵感，我打开随身带来的一本小说，但不知是什么缘故，这些轻快的故事却不象

以前吸引我了。

我坐下来，抬头望着窗外。从这儿可以看见宁静怡人的公园景色，这是人们散步的角落。公园旁的人行道，遮覆着枫树投下的树荫，阳光柔和地照射在青草坡上，使人行道充满着浓郁的田园气息。可是，再过几个街口的富莱布茨街却显得喧嚣杂乱了，那儿俨然都市化了。我收回眼光，突然有一种强烈的乡思的痛苦，在这个犹太人居住的布鲁克林区，我究竟想干些什么？

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便条，上面是我潦草地写着的另外六位房客的名义。耶塔把每个人的名字写在小卡片上，并贴在各自的房门口。出于好奇，我在前一天晚上悄悄地从楼上到楼下走了一遍，抄下了这些名字。其中有五位住在上面，一位住在楼下，与我的房间隔了个走廊。拿坦·兰多，莉安·葛洛丝，莫里斯·弗克，苏菲·札威斯托斯卡娅，拉茨·门斯塔，莱西·穆卡柏。我正对着这些名字发呆时，头顶上那个房间传来了刺耳的响声，也许我不该这么形容：这是两个人在交媾的骚动，就象发了狂的野兽一样。

我惊愕地仰望着天花板。吊灯象牵在线上的

木偶似地摇晃不已。蔷薇色的尘埃纷纷飘落下来，我真害怕那头顶上的床脚会穿破木质地板。这不只是男女交媾，简直是一场争斗，一种竞赛。他们说的是英语，时而还夹着外国口音。我无需去细听，重要的是它给了我这种印象：男人与女人，两个声音汇合成愉悦的欢叫，那是我从未听见过的，也没比这些话更刺激的——放松，上前，用力啊，快一点，再深一点。这些带着喘息的短语，太清楚了。这场争斗似乎延续了好多时刻，我坐在那里暗自叹息着，直到它停止。参与者离去了，无疑是去洗澡了。过不了多久，泼水声和笑声又穿过薄薄的地板传了下来。然后是光着脚丫的脚步声，还有一下打在光屁股上“啪”的响声。最后，从留声机上传来贝多芬第四交响曲那柔情而缓慢的乐曲。我困恼地向医药箱走去，往嘴里丢了一粒头痛片。

我回到书桌旁，刚想坐下，那楼上房间却在进行一场热烈的争论了。由于音乐的干扰，我听不清他们的谈话。一场马拉松式的性交才结束，我又听到了生气的走步声，不耐烦地拉椅子声，用力关门声，还有拔高嗓子的怒骂声。我只听懂

了一半。那男人的声音沙哑狂暴，连贝多芬的乐曲也无法掩盖它。相比之下，那女人的声音就显得可怜了。除了偶尔的几声叫喊，多半都是低声下气的。突然，一只玻璃杯，或许是个烟灰缸，摔在墙上打碎了。接着，那男人重重的脚步声往门口走去，猛地将门拉开。紧跟着是砰的一声，门被关上了。那男的走进二楼的另一个房间。这场狂乱前后经过了二十分钟，楼上房间终于寂静了，剩下的只有留声机沙沙的磨擦声，它伴随着那个女人心碎的哭泣。

我为楼上发生的事感到困扰。如果这类事时常发生的话，我就别想再写作了。不过这起怪异的事件却引起我的关切——开始是享受性交的欢悦，尔后急转直下变成了愤怒、哭泣和不满。更使我好奇的是，这件事的主角究竟是谁？可是，想到我这是在偷听陌生人做爱，这实在令人沮丧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还不是个刺探别人隐私的小人，但对这对情侣，我却无法不去思考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两个人了。

我第一次遇到耶塔的房客时，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了。他站在楼梯口的一张桌子边，翻着一

堆邮差刚送来的信。他的身材瘦削、塌肩，有张削尖的长脸，一头卷曲的棕发，约莫二十七、八岁。他显露出一种纽约人特有的阴郁而直率的态度。我刚从南方来到这城市，误认为这种态度含有不必要的敌意。

我礼貌地介绍了自己：“我叫斯丁戈。”

他露出了笑容，虽然并不热烈，但还算友善。“莫里斯，我负责照料这个地方，尤其是耶塔出门时。这个周末，她去卡拉西看女儿了。”他对着我的房间点了下头，“你就住在‘弹坑’里吧？”

“弹坑？”

“上星期我还住在那里。我搬出来，你才住进去的。我叫它‘弹坑’，是因为楼上房间发出的噪音真让人受不了。”

突然间，我与莫里斯有了某种沟通。我稍为放松了些，便热切地问：“你是怎么忍受的？他们到底是谁？”

“只要把床移开就不太糟了。”他接过我递去的香烟说，“你只要让他把床向后移到墙边就行了。”

“不，那是陌生人，太尴尬了，我不能这么做。他们到底是谁啊？”

“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去说。”莫里斯用一种自信的口吻说，“耶塔不希望房客互相干扰。兰多虽是个怪人，也许不好对付，但他会把床搬开的，他并不想被撵走。”

原来是拿坦·兰多，我那张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。那末在那阵骚动中的另一个主角又是谁？我好奇地问：“那女孩是谁？葛洛丝小姐？”

“不，葛洛丝简直是只猪。是那个波兰美人，她叫苏菲。”

我觉得整幢公寓显得那么的寂静，似乎是在遥远而又孤立的乡村里。公园那端传来孩子们的叫喊，一辆巴士缓缓驶了过去。我真不相信这是布鲁克林区。我问莫里斯：“大家都去那儿了？”

“除了拿坦，这儿的房客没有一个拥有足够的钱去跳舞、取乐。但是星期六下午他们全都出门了。葛洛丝，这个骚货去伊斯里探望她母亲了。拉茨也是，她就住在你的对门。拉茨与葛洛丝都是州立医院的护士，不过她并不放荡，是个好姑娘，但不很漂亮。”

我的心直往下沉了，无兴趣地问：“她也去看母亲了吧？”

“是啊，她母亲住在纽约市区。你不象犹太人，所以我不妨实说，犹太人经常要去看望他们的母亲，那是一种习性。”

“呃，苏菲和拿坦呢？他们去哪儿了？平常他们做些什么？我是说，除了性……”，我把话缩了回去。口齿伶俐的莫里斯早就猜透了我的心思，便迅速地回答了我。

“拿坦是个生物学家。他在巴洛区附近的一家实验室工作，是制造药品的。至于苏菲，听说她是个波兰医生的接待员，她的波兰话很道地。拿坦和苏菲喜欢海滩，只要天气不坏，象现在这样，他们就去康尼岛，或者去琼斯海滩。然后他们回这儿来。”他停住口，往楼上瞟了一眼。

“回来后又吵又闹的，吵得可厉害了。但吵完后就一起出去吃晚餐，他们很舍得吃。拿坦赚的钱不少，不过他是个怪人，怪得出奇。我觉得他该去接受心理治疗。”

我与莫里斯又闲扯了几句，便回房里去了。书桌上的那页稿纸还是一片空白。哦，上帝，我怎么

能写出一部小说呢？我把铅笔一扔，先读起刚才收到的父亲的来信。他是个南方作家，来信从没说教的言语，总是充满着丰富的思想感情。然而，我今天的注意力却被夹在信纸里的一份剪报吸引住了。一看到标题，我便惊愕茫然了，呼吸屏住了，眼前也冒起了金星。

这是报道年仅二十二岁的少女玛丽亚自杀的消息。她是个漂亮的女孩，还在孩提时代，我曾疯狂地爱恋过她，自然这是毫无希望的单相思。可现在，啊，玛丽亚！她现在死了！

她是从一幢大楼上跳窗自杀的。更令我吃惊的是，那是几星期前发生在曼哈顿的事。她就住在第六街，离我的住处不过一个街口。都市的人情淡薄，使我们虽然同住在格林威茨村却不曾相见。我感到有一种深切的痛楚，甚至是悔恨。我反复读着那则剪报，陷入了极度的困惑，我为玛丽亚的毁灭而呻吟着。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

我难过极了，不得不放弃了当天的工作，取出冰箱里的啤酒，往嘴里猛灌，我想从酒精中寻求慰藉。

整个下午我都在思念着玛丽亚。啤酒使我头